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脩務訓

脩勉務超聖人超時冠殺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

用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

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

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

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穀麥黍稷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視也燥乾也瘠壟也嘗百草

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其之時一日而

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

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四者遠商不覩聖人之化故親故親放讎堯於崇山竄三苗

於三危放棄也讎堯佞臣也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

之裔子饗饗三族之苗商故謂之三苗二危蓋謂帝

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危流共工於

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為治水績用

之為洪範曰鯀則鯀死然則渾敦舜作室築牆茨屋辟

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

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

北零陵之禹沐浴靈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

疾風疾風疾風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決巫山令江水得

東注於海故言龍門本有水門銷魚遊其中上得

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開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

名禹開闢山體令伊水得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

北過入維水故言闕也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澤縣百防澤名在豫章彭

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澤隨箱也聚石刊識之四

海之內九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

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

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

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誰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

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

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

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

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八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

躬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湯旱以身禱於桑

解禱之解陽躬河在奉也

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

無為豈不悖哉悖終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

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

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

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一同也為一人聰明

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

教誨之絕遠殊俗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

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

惟阿衡實左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嶽之後四

右商王是也曰姜氏有呂望其後居殷乃屠於朝歌故曰鼓刀入周

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也

伯里奚轉鬻轉行自責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

束縛管仲傳相齊公于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孔子無默

突墨子無煖席默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是以

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

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

喻渡之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

由以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

以下至於庶人四厥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

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人必事而通之使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

長加功謂是麓是麓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

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

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政事而身弗伐伐自

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

然故謂之有為以火不可以煖井淮不可以灌山而若夫

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輶山之用藁身膏質而冬陂

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

謂為言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體行理道

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

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

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

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也今曰臣聞大王

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

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

之乎頓羅剄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宋故王曰必不得宋

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

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

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子曰

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

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

侯過其閭而軼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軼伏軼

軼尚威其僕曰君何為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軼其

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軼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

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

莊子 卷之六 五

行也寡人敢勿執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

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

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貧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矣吾

曰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

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八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

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

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

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

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

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負

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譌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声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矢譌者樂之微也哭者悲之效

也微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

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

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

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

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以為不

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馬筋骨形體所受

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

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以

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蹏蹏足以

破盧陷匈呼齧也嗜案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養

馬官擾順也捲以衡扼遠以轡銜則雖歷險壑弗敢辭

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盡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惛憑而為義惛憑盈滿積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

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沉醜耽荒不可教以

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曼頰皓齒形夸骨

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

好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者也卷朕哆焉蓬蔕戚施雖粉白黛黑

弗能為美者嫫母此惟也卷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朕

蓬氏之蓬蓬蔕蔕戚施嫫母此惟古之醜女嫫

讀如模範之模在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近也此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感也蹟蹟楚人謂蹟也言以

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今日良馬不待冊綴而行駑馬

雖兩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

不復用垂得駑馬無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

必行之故曰愚也謂士為武也楚人

折也為此棄于將鎮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

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

中央故曰九頂也是兩未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

生者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

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

氏為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駑念疾惡理不通達胡

似質變氣言之者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亦利

在舌頭乃得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

竅通同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

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

聖道已無私無所愛憎也洞達一言而萬民齊言齊無

卷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 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 禹耳參

漏是謂大通 參三漏穴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 傳

劉子觀於維河云微禹者 文王四乳是謂大仁 養人所以

其魚子故曰興利除害也 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文王為西伯遭紂之害

日大仁也 而王故百 皋陶馬喙是謂至信 不虛故曰至信 皆 決獄

明白察於人情 察猶知也 禹生於石 禹母修已感石而

契生於卵 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契 幅

皇產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 羿左臂脩而善

射羿有窮之君也 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生以千歲為近明聖賢之難 今無五聖之天奉 湯堯舜禹

王也奉助也 曰俊之才難 才千人為俊謂 欲棄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 展履也 夫純鈞魚腸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純鈞利劍名魚腸

者良劍也型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 龍舟

或作盧也 陸剗犀甲 言利也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以

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毛可得而察 於摩微細察見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以用

非也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 短謂缺修長明有所

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衆凡也 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鏤法亂脩曲出 宋人之畫吳人之

治刻鏤刑法亂理

之文修飾之功曲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及猶如

出於不意也蔡之幼女衛之稚管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

相纂組雜奇彩抑黑管揚赤文相抑核纂織組邪文如

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夫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

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

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蚊讀車見利而就避害

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利而亦避

相如故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

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方也無

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未秀曰蘆已

弋綴銜蘆所以令繳蝗知為埴豨豨為曲穴虎豹有茂

草野疑有芄背槎櫛塢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

利今使人生於碎陋之國碎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櫛漏

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

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

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

造曆容成黃帝時造作曆知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

造曆容成黃帝時造作曆知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

臣也 后稷耕稼詩曰播厥百穀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

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對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

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

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

備猶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

有所不能 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

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

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

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正也今夫

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

攬撥標拂手若發象不失一弦攬撥彈非弦復微上下

其庚學之習微讀維車之維攬讀屈直木使未嘗鼓瑟

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

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謂上不失一弦故弓待撥而後能調鈎待砥而後能利

曰攬撥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磬諸之

功盡諸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木直中繩標以

為輪其曲中規規負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

可刻鏤操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轉

轉

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推摩蓋砥礪其
才自視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
之境所觀必遠以遺逸仿伴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起
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
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
講辯日以自娛講辯辨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緩之分白事策得失以觀禍福講
非常日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
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
有遺榮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耀也如此者人才之所

能速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
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於廢幾多夫瘠地之民多
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
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
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
是明此勉李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務事也疆勉
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
高以絕世俗不群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策疇耻聖
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涉山川冒蒙荆棘

桂南... 卷... 三... 六... 三... 八

泮浴軟猶箸喬履缺趣不從蹊遂曰跋步百舍重躡不

敢休息百里一舍躡足抵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子

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精神

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

曉冷鈍聞條達曉明令猶了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大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日為極三牲具曰太牢也察分秋毫察明稱

譽葉語至今不休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

立者吳與楚戰昭王戰於百舉莫賢天心撫其御之手

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置眾也主大衆

得臣子王之孫彊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

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

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

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此在車日士步日卒而

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

曰我心腹楚國中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與之及昭王

敗於伯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

侯於是乃羸粮跣走跋涉谷行羸裹一曰囊跣走不及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深谿大壑遊犯津關

獵蒙籠蹙沙石躑躅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

犯觸上津關則捲獵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

人所由蹙僵躑躅足連穿齒通賦曰申重繭以存刺者也

鶴跖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鶴跖時時立

食徽黑其面色流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

歎速則秦救也吳為封豨脩蛇蚕食上國寧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喻

貪至食及無餘上國中國受害始先言將以次至秦也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於隨矣百姓

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連暇也啓晚也處安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

曰卒卓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車鐵虎傳

百人比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谷一

曰武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不破之以存楚國濁水

水傳曰敗吳于公婿之谿公婿之溪楚也烈藏廟堂著

於憲法此功之可疆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天七尺之形

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同也

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

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惧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準矩破

敵陷陳矣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

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

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

強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將相不

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詩

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駘以忠信性謨難

事之不自專已慎之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之也

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

耀以名耀華名虛實之名也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

欺也狀兒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

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

亂世間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

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

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声夫無規矩雖矣

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殿不能以定曲直是故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誦稱其名達於

音律伯牙楚人觀世無有知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

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

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

之少為閭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鼓橫

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

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

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

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

夫以徵為羽非統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美也而甘

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

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替也出猶作也新曲諸人皆爭學

之諸眾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

而藏之鄙人小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

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者

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

遠而貴之耳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世之否但先

可貴者亦有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

不貴之也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為石則其

王輕於別足而重割石遂為剖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

缺卷錐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之爭帶之絕無側羸無

鈇獎無刀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劍故也貝人慕而琴或

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為劍人名錐鎖口年之秘也琴或

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

之鈇羊頭之銷錐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苗山

雖鳴廉隅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為琴谿間之梓以為腹

聲和調唐猶堂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鈺利而不

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於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

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驕綠耳鼓琴者期於

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濫脇音不和號鍾誦詩

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畧連物事出

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

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

心不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

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叙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咳於孔墨之名而或不故美

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

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

之事以為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

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據書明指以示

之據舒也指示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晉

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

師曠識音故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

知其不調也

莊南子 卷二十六

不調何也而汝言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

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

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

我齊智我謂作書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氣

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声名宣聞於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悠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

誕謾倨傲悠悠忽遊蕩輕物今夫毛牆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術

腐鼠象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

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忍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施之蒙不潔則

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

髮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

躡搖動撓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之若香草籠蒙

治由笑目流眇治猶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口曾

撓竒牙出馱齟搖魯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鼻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馱齟

頰邊文婦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之無不憚

怵瘖心而悅其色矣憚怵貪欲瘖心煩悶也今以中人憚怵探讀慘尊之探也

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

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

王之幸姬善詩攻舞因名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地扶

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便媚擬神象

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

也身若秋葯被風被葯白芷香草髮若結旌屈而復舒馳若驚騁馳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熙也梧舉

桐桐楨梓皆大木也句枉句枉或作屈也媛媛自縱好茂葉言其着樹如燕附枝也媛媛地好上茂

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其着樹如燕附枝也媛媛地好上茂

條舞扶疏授持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接攫肆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

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彼乃始徐行微

笑被衣脩擢彼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夫鼓者非柔縱

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熙者非眇勁自有絕妙之強力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漣以浸漬漸於教化使之然也是

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今長之長砥礪

確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

然也藜藿之生蚘蚘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猶

益也櫨屋也梗柙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

柁舟知猶覺覺其大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

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已說在一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終

淮南子

卷之二十六

終

終

終

終

終

